

Marx Against Techno-Optimism

Camilla Royle

Durham University, UK

Translated by XIAO Hu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1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Camilla Royle. (2026). Marx Against Techno-Optimism. XIAO Hua (tra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037–05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05>

Abstract: In the influential new book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Japanese academic Kohei Saito argues that Karl Marx mad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later life. He abandoned his earlier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raised by th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Marx intensively studied a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soil science and communal societies in this time and became what Saito refers to as a degrowth communist. Relatedly, according to Saito, Marx's ecological work had a different character to that of Friedrich Engels. Saito bases his analysis on a careful analysis of Marx's written work, including previously unpublished notebook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ories of metabolism and metabolic rift. He shows how this remains relevant today in developing an ecological socialism that is cognizant of natural limits to growth and therefore capable of addressing capitalism's un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to the natural world. Saito argues strongly that socialists cannot rely on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ecological breakdown. His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tends to play down discussions of socialist and working-class strategy. However, it nevertheless contributes much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Marx as a non-determinist and non-Eurocentric thinker as well as someone whose work was grounded in materialist ecological thought.

Keywords: Degrowth communism; Metabolic rift; Ecological Marxism; Kohei Saito

Source: Camilla Royle. (2024). *Marx Against Techno-Optimism*.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43 (1): 94–112.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XIAO Hua is a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hong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cience & Technology,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mail: 67294240@qq.com



馬克思對技術樂觀主義的批判

卡米拉·羅伊爾/文

英國杜倫大學

肖 華/譯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 要：日本學者齊藤幸平在其頗具影響力的代表作《人類世中的馬克思：邁向去增長共產主義》中提出，卡爾·馬克思晚年在理論上實現了一次重要轉向。早年的馬克思曾關注生產力發展及其為社會主義實現所開辟的潛能，但後期他逐漸放棄了這一立場。這一時期，馬克思潛心鑽研了土壤科學、原始共同體社會等一系列課題，涉及多個領域，在齊藤幸平的解讀裏，馬克思已然成長為一名『去增長共產主義者』研究者和倡導者。齊藤進一步指出，相較於弗裏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在生態學研究上的思路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理論特質。作者通過細致分析馬克思的各類文本，包括此前未刊行的筆記以及其對新陳代謝與代謝斷裂理論的系統考察，論證了上述觀點。在齊藤看來，馬克思的生態思想對於今日構建一種正視自然增長極限、從而能夠回應資本主義與自然界之間不可持續關係的生態社會主義，仍具現實指導意義。齊藤始終堅持，社會主義者無法依靠技術解決方案來應對生態崩潰。他所梳理建構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雖對社會主義戰略及工人階級鬥爭策略論述較少，但仍具有重要的理論貢獻。它不僅打破了將馬克思視作決定論者或歐洲中心主義者的片面解讀，也有力地證明，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本身具有堅實的唯物主義生態學根基。

關鍵詞：去增長共產主義；代謝斷裂；生態馬克思主義；齊藤幸平

一、引言

2019年9月，全球數以百萬計的學生、教職工及各界人士走出校園及工作場所，參與全球氣候抗議活動，呼籲政界就氣候變化問題採取切實行動。時至今日，在許多人眼中猶如生存危機般的氣候議題，在主流政治思維中卻仍被置於次要地位，此般現狀引發廣泛而持久的失望與憤懣；而將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交由阿聯酋國家石油公司負責人主持、並於迪拜舉辦這一不合情理之荒謬決定，即為上述傾向之直觀佐證。受疫情影響，氣候運動漸次退出街頭抗議。然而，若言其變化，這場社會運動的鬥爭立場反而愈發激進。當下仍不乏行動者，願以直接行動乃至非暴力不服從之方式，力圖阻遏化石燃料能源的規模化開發與消費。在眾多環保活動者看來，問題的根源深植於以逐利為驅動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幾乎已成為一種學界共識。其原因不難察知：科學研究已明確表明，人類必須嚴控化石燃料的燃燒排放；然而，全球石油和天然氣行業非但依舊照常運營、持續為股東謀取利潤，且多數企業仍計劃擴張其業務規模^[1]。與此同時，氣候變化也日益被活動者置於氣候正義的框架下加以審視。生態危機與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難民遷徙限制

[1] Carrington, D. (2023). Insanity: Petrostates planning huge expansion of fossil fuels, says UN report. *The Guardian*.

等議題之間的關聯,正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正因如此,在此語境下,青年氣候運動代表人物格蕾塔·通貝裏亦參與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將氣候正義的訴求與反對加沙地區人道主義屠戮的政治立場貫通起來。

齋藤幸平的最新著作《人類世中的馬克思:邁向去增長共產主義》為圍繞馬克思在上述討論中地位的爭論增添了新的內容。儘管正如本評論將要論證的,該書對關於馬克思思想的一些既有理解構成了挑戰。如果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退化的根源這一點看起來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實,那麼或許這一理由本身就足以讓人們重新審視馬克思的著述,這位資本主義理論最傑出的思想家。亦有論者指出,馬克思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方法。馬克思主義不僅具體分析了利潤的來源,以及不同企業在當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為何相互競爭,同時也致力於揭示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動態過程,並為那些希望改變這一體系的人指明出路。

齋藤幸平本人著作的暢銷致其個人學術影響力的持續攀升,直觀印證了當下學界與公眾對於相關理論思潮的高度關注。儘管他時常自謙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公共話語中備受冷落,但現實傳播態勢與此截然相反。其在日本刊行、理論表述更為通俗普及的《人類世資本論》(*Capital in the Anthropocene*)累計銷量突破五十萬冊^[1]。齋藤的前期專著《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資本、自然與未完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2]斬獲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界權威獎項多伊徹紀念獎,足以印證其理論學說在國際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在柏林舉辦的《人類世中的馬克思:邁向去增長共產主義》德譯版新書首發活動中,大批民眾專程到場聆聽其學術講演。會場同期發放倡議宣傳材料,號召公眾參與抵制埃隆·馬斯克電動汽車超級產業園區的社會運動。此類廠區因侵擾本土生物群落、破壞區域水資源循環系統,加之電動汽車電池所需鋰礦開采衍生的生態破壞與人權侵害問題,長期遭到德國本土環保力量抵制(鋰礦開采生態影響參見^[3])。

齋藤理論論證的核心要義,在於其深切質疑一種通行構想:即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能夠憑借技術進步,持續為勞動者們提供富足生活。蘇聯以及當代中國等自詡為共產主義體制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均誘發了難以逆轉的生態惡果。由此,無反思式技術崇拜、線性歷史進步觀、片面現代化路徑與無限經濟增長敘事,均遭到根本性反思與詰問。作為典型例證,20世紀50年代蘇聯推行的農業開發戰略,致使橫跨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兩國交界的鹹海水域大面積枯竭、水體嚴重毒化,生態系統近乎崩潰(鹹海相關研究見^[4];中國生態議題見^[5])。與此同時,齋藤對資本主義國家中以技術樂觀主義敘事應對氣候變化和困境的主張持批判態度。例如,推廣核能的做法,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爆發後,核能開發潛藏的系統性風險充分顯現,這也讓齋藤與大批日本青年群體對核能應用保持高度審慎。他明確指出,塑料袋循環複用這類細碎改良式環保舉措,遠不足以應對當前全球性系統性生態崩潰的嚴峻局勢。^⑥

儘管齋藤的研究對環保運動當下的論爭具有重要意義和啟發,但其主體研究屬於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學範疇。其立足於對馬克思本人著述的全部文本進行系統性梳理闡釋,尤其聚焦馬克思逝世後,通過MEGA項目(Marx-Engels-Gesamtausgabe,即《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逐步向學界開放的未刊筆記。本評論將討論齋藤在構建其論證過程中提出的三個相互關聯的論點。其一,馬克思約在1868年後顯然放棄了對『生產力』的興趣,並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從而徹底重構其整個理論框架。其二,馬克思與其同時代友人恩

[1] Dooley, B., & Ueno, H. (2023). Can shrinking be good for Japan? A Marxist best seller makes the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2] Saito, K. (2017).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3] Hickel, J. (2020).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4] Dreyer, J. (2023). A giant inland sea is now a desert, and a warning for humanity. *The New York Times*.

[5] Smith, R. (2020). *China's engine of environmental collapse*. London: Pluto Press.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3, September 5). Capital in the anthropocene—book premiere with Kohei Saito [Video].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LqoKYdn8>.



格斯之間的關係有待重新審視。其三,馬克思晚年的思想傾向,接近於我們今天可稱之為『去增長共產主義者』的某種主張。

二、生態的馬克思

齊藤的核心論點在於,馬克思在 1868 年前後完成了一次『理論突破』。這一時期,即《資本論》(*Capital*)第一卷問世後不久,馬克思集中研讀了諸多議題,涵蓋自然科學家的工作以及人類學家關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討論。乍看之下,這似乎偏離了完成《資本論》(*Capital*)的正軌,該書原本計劃為一部多卷本的宏大著作。事實上,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出版產出的確有所放緩。然而在齊藤看來,此番向自然科學的轉向絕非旁騖。他主張,馬克思之所以需要涉足這些領域,乃因其已放棄訴諸『生產力發展』的解放潛能。據齊藤的判斷,馬克思的『突破』影響深遠,甚至可能令馬克思本人感到不安,因為這一轉向動搖了他早年的諸多基本預設:『他的世界觀正處於危機之中』^[1]。齊藤更進一步斷言,馬克思在這一時期『有意識地拋棄了歷史唯物主義』,此論頗為大膽,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有時幾乎被視作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要理解齊藤在這些問題上的具體貢獻,有必要先簡要回顧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領域中既有的一些爭論。

在前期研究中,齊藤側重於在美國期刊《每月評論》所代表的『代謝斷裂學派』馬克思主義者的基礎上推進。與代謝斷裂理論相關的重要學者包括經濟學家保羅·伯克特,可惜他於今年早些時候去世了。伯克特有效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內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使用價值指的是物品因其對人類有用而被賦予的價值,交換價值則是物品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時所具有的貨幣價值^[2]。大約在同一時期,社會學家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基於馬克思晚期的著述,尤其是《資本論》(*Capital*)第三卷中的相關論述,發展並廣泛推廣了代謝斷裂理論^[3]。在福斯特對馬克思的解讀中,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人類與地球之間新陳代謝的斷裂』^[4]。人類與所有生物一樣,必須與外部環境保持新陳代謝的交互關係;與其他動物不同,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或多或少受本能驅使,人類能夠憑借勞動能力有意識地調節這種關係。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作為人的本質構成要素之一的勞動能力,卻與我們自身相異化:我們不是為自己而勞動,絕大多數人靠向雇主出售勞動能力換取工資來維生。在福斯特及其同事看來,這一異化過程已經在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普遍新陳代謝中造成了一道斷裂^[5]。

新陳代謝與代謝斷裂這些概念屬於一般性原理,但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加以闡明。在馬克思的時代,一個關鍵的生態危機是工業資本主義下農業組織方式所導致的土壤肥力流失。今天,我們同樣可以指出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耗竭、傳粉物種的減少,當然還有氣候變化,來說明代謝斷裂的意涵。這些例子都展示了資本主義如何以破壞自身體系根基的方式重塑了生態關係。在其支持者看來,馬克思對新陳代謝的關注表明他是一位唯物論思想家,對自然科學抱有濃厚興趣。如齊藤在其前期研究中所說,馬克思曾廣泛研讀土壤科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等人的著述,後者對馬克思理解土壤肥力及農業從土壤中汲取養分而不予補充的方式——一種『掠奪式』農業,產生了重要影響^[6]。齊藤還討論了馬克思對畜牧業的研究,指出即便在 19

[1]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Burkett, P. (1999). *Marx and nature: A re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 Foster, J. B. (1999).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2), 366-405.

[4] Foster, J. B., & Clark, B. (2018). The robbery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70 (3).

[5] Ibid.

[6] Saito, K. (2017).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Royle, C. (2019). *Marx and the robbery of the soil and the worke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63.

世紀,動物農業便已導致『牛瘟』等病毒的傳播,而由於追求快速育肥,動物被密集圈養、缺乏活動,普遍變得虛弱易病。在此,馬克思既表現出對動物福利的關切,也突出了資本主義生態體制非理性的又一例證^[1]。

代謝斷裂學派並非最早援引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指出资本主義在當代生態危機中的核心地位。喬爾·科維爾、詹姆斯·奧康納、凱特·索珀等思想家均曾創造性地發展了對馬克思的生態學解讀,其中有些比代謝斷裂學派早了二三十年。在一部有影響力的著作中,特德·本頓(1989)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思想存在一個缺陷,使他們在資本積累的自然限制問題上無法給出充分解釋,盡管他們持有唯物論和生態學的視野。本頓認為,馬克思強調的是人類與自然的互動關係,即人類通過勞動對原材料進行有目的的改造,例如木匠用木材制作家具。當然,在馬克思看來,正是這種勞動力的耗費賦予了成品以價值。但本頓指出,這類過程並非適用於所有勞動類型。有許多活動,如農業,在其中勞動力的作用與其說是改造材料,不如說是調節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使其達到可銷售的狀態,例如確保作物獲得充足水分。即便在製造業中,本頓也指出,原材料的物質屬性和性能限制了對其加以操控的程度。因此,談論自然限制並非一定要採納一種保守的馬爾薩斯主義視角。

奧康納提出,資本主義內部存在兩重矛盾。第一重矛盾導致生產過剩危機,即資本家剝削工人至使其生產過多,從而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引發實現危機。第二重矛盾發生在資本家試圖將成本外部化之時,包括免費占有自然,而這種方式是自我毀滅的,因為汙染清理等成本最終仍需由資本家整體承擔。奧康納的第一重矛盾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僅涉及資本家、工人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而第二重矛盾涉及體系與其表面上不同的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2]。

伯克特和福斯特因此指出,生態社會主義存在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致力於尋求機會,將馬克思的洞見與環境思想中的理念相結合,以對馬克思的理解加以細化,例如通過提出兩重矛盾的理論^[3]。相比之下,斷裂學派或第二階段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則強調馬克思自身對資本主義的論述中所包含的生態內容。在馬克思那裏,自然世界並非僅僅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背景,他似乎將生態關係視為理解社會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代謝斷裂路徑的長處在於,它有可能將勞動異化的分析及其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整合起來。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藝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藝的進步』^[4]。

齋藤所提及的當前地質年代被命名為『人類世』,這也指向了生態災難的系統性本質。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氣候變暖,還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趨勢,包括荒漠化、氮汙染和生物多樣性的快速喪失,這些有時被理解為對地球系統邊界的逾越。然而,『人類世』這一術語意指人為過程已成為『地球系統變化的主要驅動力』^[5],遭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批評。賈森·摩爾反對『人類世』這一術語,他認為其含義是『人類的時代』,並帶有相應的概念負擔:一種抽象的、非歷史的人類觀念與一種同樣抽象的自然相對立。他更傾向於使用『資本世』這一替代術語,因為它引起了人們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如何致力於『暴力貶低人類及非人類勞動與勞動者的倫理和文化「價值」』這一方式的關注^[6]。摩爾批評齋藤將著作命名為《人類

[1]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O'Connor, J. (1988).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1): 11–38; Royle, C. (2021b). *Ecological Marxism. Handbook of Marxism and post-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3] Burkett, P. (2006). Two stages of ecosocialism Implications of some neglected analyses of ecological conflict and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 (3), 23–45.

[4] Marx, K. (1976).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5] Foster, J. B. (2023). Engels and the second foundation of Marxism. *Monthly Review*, 75 (2).

[6] Moore, J. (2023). On capitalogenic climate crisis: Unthinking man, nature and the anthropocene, and why it matters for planetary justice.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106, 123–134.



世中的馬克思：邁向去增長共產主義》，理由是馬克思本人反對對『人』的抽象理解，且摩爾認為齋藤的工作有滑向馬爾薩斯主義的傾向^[1]。齋藤確實也承認並概述了左翼對『人類世』這一術語的一些關鍵批評，並顯然希望避免人類對生態崩潰負有同等責任的假設。盡管如此，他顯然仍覺得『人類世』這個詞足夠有用，部分原因在於他傾向於一種方法論上的二元論——將人的能動性與非人過程區分開來，而非他所描述的摩爾的一元論。

三、生產力

馬克思有時被指責採取了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進路^[2]，即不加批判地頌揚技術的不受約束的發展以滿足人類需求，而忽視了自然是否對這一發展施加了絕對限制的問題。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一系列為人熟知的段落裏，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華麗的辭藻描述了 18 世紀和 19 世紀資產階級掃除封建殘餘的方式。他們似乎對此持贊許態度，將其視為較之舊有社會形態的一種進步：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著這樣的生產力呢？』^[3]

寫於 19 世紀 40 年代末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顯然對周圍發生的劇烈技術變革，尤其是蒸汽驅動的工業機械和鐵路，以及這些變革如何改變社會及人與自然的關係抱有濃厚興趣。在一個工人面臨極度匱乏、難以獲取足夠物資以滿足基本物質需求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關注的是改善大眾的生活條件^[4]。

在《宣言》中，『生產力』的發展被認為與生產關係（即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衝突。正如封建社會曾阻礙技術的發展一樣，資產階級的統治同樣會阻礙或『束縛』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最終，這一矛盾可能變得如此劇烈，以致資本主義無法再以原有方式繼續運轉。這一更廣泛矛盾的一個方面在於，資本主義將大量工人聚集於工作場所，但這也使他們得以組織起來，成立工會，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甚至有可能推翻整個制度。這一切給人一種印象，即社會在矛盾的推動下向前邁進，而生產力的發展——獨立於生產關係並與之發生衝突，是為新型社會準備條件的必要條件。在齋藤對《人類世中的馬克思：邁向去增長共產主義》的解讀中，《共產黨宣言》主張資本主義將陷入危機，導致大規模失業，從而在工人中引發深重苦難，促使他們覺醒階級意識並發動社會主義革命^[5]。

然而，此處需對『生產力』一詞的含義作進一步審視。雖然如上所述，齋藤將生產力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對新技術『傳統』興趣聯繫起來，但他也斷言，生產力『關係到人類能生產什麼以及如何生產』^[6]，因此其含義較之單純的新機器發明更為寬泛。生產力還包括『人的生產能力，如技能、知識和體力，以及自然條

[1] Ibid.

[2]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Marx, K. & Engels F.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Pluto Press.

[4] Graham, N. (2021). *Forces of production, climate change and Canadian fossil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5]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Ibid.

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其描述為在社會勞動中沉睡。生產力的發展源於人的勞動能力，而非憑空產生於資本家的創新。蒸汽動力織布機或人工智能的發明，代表了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的增長。但工作場所組織方式的創新同樣如此，例如資本主義迫使工人相互協作的方式，這往往加速了生產，但同時也涉及分工。

關鍵在於，齋藤指出這些發展對資本家有利，卻有損於工人利益。例如，分工與生產過程的異化相聯系，因為個體工人無法發展製造完整產品所需的技能或對勞動過程的自主權。資本主義下生產力的發展不僅『依賴於以協作、分工和機械的形式對人類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徹底重組』，而且『生產力的增長更有效地將工人置於資本的指揮之下』。這種發展遠非為通向社會主義的任何進一步發展鋪平道路，反而實際上削弱了工人自我組織和建設另一個世界的能力。齋藤還將生產力的發展理解為具有內在的生態破壞性：『生產力的加速遲早會在資本主義崩潰之前使地球大部分地區變得不宜居住』^[1]。齋藤指出，馬克思在晚年更加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觀點。因此，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並非兩個相互獨立的變量在彼此矛盾，而是生產關係——在此即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反而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相適應或趨於一致。

齋藤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身不會創造工人起義的條件，且這樣的革命性突破並非不可避免，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當工人面臨困境時，例如因通貨膨脹導致生活成本上升，我們有時確實會看到罷工活動的增加，比如過去幾年英國出現的罷工浪潮。但其中涉及許多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困境也可能使人們因擔心工作保障而不願採取工業行動。同樣可以合理推斷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會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 1848 至 1849 年革命期間對革命前景的年輕樂觀主義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 19 世紀 60 年代，他們已經目睹了幾次經濟衝擊（1857 年和 1866 年）均未能推翻現存制度^[2]。從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出發，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化石燃料產業等污染行業的擴張如何創造財富和經濟增長，但這種財富往往集中於公司所有者和股東手中，而窮人則不成比例地承受負面後果。因此，在這種情形下，生產力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維持資本主義統治，而非為社會主義的豐裕創造物質條件。

然而，也有其他學者對齋藤關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及生產力作用的理解提出了批評。馬特·胡伯更貼近馬克思的原有視野，認為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在於建設『一個能夠奪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運動』^[3]。這樣一個運動隨後將能夠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儘管是以有計劃的方式進行，由公民集體優先考慮有利於社會的發展類型，擺脫資本主義組織所施加的束縛。胡伯傾向於將生產力與技術擴張聯繫起來。他以熱泵和核反應堆為例，指出這些技術需要大規模推廣以限制氣候崩潰的影響^[4]。但胡伯認為工人階級有可能掌控此類生產力的擴張，正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因此胡伯顯然不認為這種擴張具有內在的反生態或反工人階級性質。

雖然齋藤確實承認生產力並非只是關乎技術的發展，但他有時仍將兩者混為一談。例如，他做出了一個相當籠統的論斷：『傳統上，馬克思主義者同情技術進步。他們常常宣稱，只有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才能為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物質條件』^[5]。然而如上所述，生產力也可以包含將工人聚集於一地之類的内容。與其完全放棄關於生產力的討論（或暗示馬克思放棄了它），另一種選擇是發展一種理解，以辨別哪些類型的發展完全是負面的（如化石燃料使用的擴張），哪些類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扮演負面或矛盾的角色，但仍有潛力以更為進步的方式加以利用（例如治療疾病的科學知識無疑是有用的，且可以更公平地分配）。同樣，尼古拉斯·格雷厄姆發展了一種將科學知識視為生產力組成部分的論述。他也將人類的協作

[1] Ibid.

[2] Ibid.

[3] Huber, M. (2023). The problem with degrowth. Jacobin.

[4] Ibid.

[5]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能力視為生產力的一個方面，儘管目前這一能力被納入資本的利益之下^[1]。在這種理解中，生產力具有一個生態維度，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它們的發展可以代表人類集體勞動能力的拓展，同時人類也可以運用我們的知識和勞動能力來嘗試修復代謝斷裂，使我們能夠以資本主義下無法實現的方式實現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潛能。

四、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係

齋藤在該書中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在於他重新審視了馬克思與其終身合作者弗裏德里希·恩格斯之間的關係。自 19 世紀 40 年代起，馬克思與恩格斯便保持著密切的思想協作與政治合作。恩格斯撰寫了後來成為《共產黨宣言》的初稿——該宣言最終以二人合著的形式問世。他們共同投身於多項政治事業，例如在 1848 至 1849 年革命期間創辦《新萊茵報》。二人定期會面，互訪住所交流思想，並相互評閱手稿，尤其在晚年時期交往更為頻繁（亨特，2009）。1883 年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承擔起編輯和推廣其遺著的工作，包括整理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此外，恩格斯還發表了關於家庭起源的著作，並聲稱該作基於馬克思留下的人類學筆記。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合作關係毋庸置疑。學界通常認為二人之間存在明確的分工：馬克思專注於政治經濟學批判，致力於完成其巨著《資本論》；恩格斯則涉獵自然科學、軍事策略、工人住房狀況等更為廣泛的議題，並承擔了回應與同時代批評者進行論辯的任務。

然而，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在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尤其是 20 世紀以來，始終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如齋藤所言，一種『傳統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革命和蘇聯時期逐漸形成，並產生了深遠影響。這是一種『封閉的辯證體系，旨在使工人階級能夠把握宇宙真理』，並據此制定政治策略。這一理解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適用於社會與自然之普遍規律的科學方法。而這種總體化的馬克思主義解釋，與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推廣和系統化闡述密切相關——恩格斯試圖在馬克思逝世後，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新興社會主義運動的科學基礎。與此相對，如齋藤所揭示，20 世紀對蘇聯體制持批判態度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試圖與這種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完備世界觀的『傳統』解釋保持距離。西方馬克思主義轉而強調馬克思思想中人的能動性維度。然而在這一理論轉向中，他們往往排除或忽視了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學與唯物主義元素，並將其與恩格斯的思想『偏離』聯繫起來^{④⑤}。

齋藤從生態學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了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係這一經典議題。他認為，二人在生態學之於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位上，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分歧。學界曆來有一種流傳甚廣的看法，即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存在明確的分工：馬克思專注於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則主要負責自然科學等領域的研究。然而齋藤的研究表明，這一分工圖式並不成立。通過對馬克思遺留下來的自然科學閱讀筆記進行系統梳理與比對，齋藤指出，馬克思在相關領域的涉獵深度與知識儲備，至少不遜於恩格斯^[2]。事實上，如前所述，馬克思始終懷有將生態學知識系統性地整合進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的理論構想，只是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完成。那麼，為何馬克思在生態學方面的理論探索長期未獲充分重視？齋藤的分析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忽視路徑。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對此保持沉默，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更傾向於將馬克思的思想呈現為一個邏輯完備、體系封閉的整體，而不願承認馬克思在晚年仍處於思想的持續發展與調整之中^[3]。與之相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出於另一種理論關切——他們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有效範圍限定在對人類社會的分析之

[1] Graham, N. (2021). *Forces of production, climate change and Canadian fossil capital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Foster, J. B. (2023). Engels and the second foundation of Marxism. *Monthly Review*, 74(12), 2–14. <https://doi.org/10.3828/theory.2023.2>.

[2] Saito, K. (2017). 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3]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上,從而有意無意地排除了自然與生態維度(第 47—48 頁)。

尤為耐人尋味的是,齋藤注意到恩格斯本人亦未在相關著述中提及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筆記。考慮到恩格斯當時正致力於類似主題的寫作,這一沉默顯得頗為反常。齋藤據此推測,恩格斯很可能知曉這些筆記的存在,但他意識到馬克思對自然科學的理論興趣在性質上與自己的有所不同,因而即便並非全然有意為之,也傾向於不對這些材料予以公開提及(第 51 頁)。這一判斷無疑為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既合作又各有取向的複雜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維度。

馬克思的生態學思考與恩格斯相較,其『性質上的不同』究竟何在? 齋藤認為,馬克思洞察到:『以利潤為取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流通與消費所構成的社會新陳代謝,與受自然法則規定的植物生長及土壤生態所構成的自然新陳代謝,二者相互依存的過程面臨全球性嚴重斷裂的威脅。此即對人類之外獨立存在的普遍自然新陳代謝加以「第二層次調節」的問題所在』。^[1]

可見,馬克思援引了『自然新陳代謝』這一概念,其源自他對李比希農業論著的研讀,旨在揭示資本的優先邏輯與『先於資本而存在的自然法則』之間的內在抵牾。資本自有一套代謝組織方式,該方式與自然代謝過程相互衝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之下,『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遭到改造與重組』^[2]。如前所述,此一過程與勞動體制的重組同時發生,且正是後者為榨取工人剩餘價值所導致的必然後果。

與此相對,齋藤指出恩格斯在自然科學上的探索路向迥然不同。恩格斯雖關注『新陳代謝』概念,但其《自然辯證法》的核心關切在於發現自然界的普遍規律,而非像馬克思那樣將資本主義視為與自然代謝法則相衝突的制度性存在,他更側重於論證新陳代謝對生命從無機物演化而來的構成性意義^[3]。恩格斯不僅深諳進化論爭論,且能作出獨立貢獻,這對一位身處 19 世紀、未受正規科學訓練的人而言殊為不易。然而除此之外,恩格斯在此著力證明的是新陳代謝等範疇在自然界的普遍適用性,甚至適用於人類出現之前的自然狀態。馬克思同樣提及自然新陳代謝,由此暗示了獨立於人類的普遍自然法則,且資本的運行邏輯恰恰與這些法則相衝突。但馬克思更關注經驗可察的具體因素,如土壤肥力下降與資本主義農業的破壞性後果^[4]。更為關鍵的是,馬克思以新陳代謝概念統合政治經濟學與生態學,而恩格斯的工作則『以哲學化與超歷史的框架為特征』^[5],更傾向於揭示自然界的抽象原理,這一研究似乎與其政治經濟學討論構成了某種彼此分離的平行項目。

齋藤敏銳地指出,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的理論分歧雖往往呈現於細微之處,但其政治意涵不容小覷。恩格斯的立場更傾向於強調把握自然之超歷史規律的重要性,認為人類可據此合理運用這些規律,即以對自然的支配來滿足自身需求;若對這些規律認識不當或加以忽視,自然則可能施以『報復』,譬如,某一文明因過度砍伐森林而導致荒漠化,最終走向崩潰。然而,在齋藤看來,馬克思並未將資本主義對自然界的破壞簡單視作自然的報復^[6]。恰恰相反,馬克思洞察到資本在克服各種看似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方面具有驚人的『彈性』;儘管這種彈性往往催生出新的、性質更為複雜的矛盾。以 19 世紀的土壤肥力危機為例,這一問題在 20 世紀因人工化肥的研發而獲得暫時緩解,但後者又引發了淡水富營養化等一系列新的生態後果。再如,當下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推廣電動汽車,其對鋰礦等礦產資源的開采需求,亦在不斷開辟新的采掘前沿。此外,馬克思尤為重視人類通過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來維護自身福祉的能力,例如為縮短工作日而展開

[1]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3.

[2]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8.

[3]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7.

[4]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9.

[5]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67.

[6]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9.



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本身亦具有不可忽視的生態維度。因此,我們不宜沉溺於自然報復所帶來社會崩潰的末世論預言,而應著力考察不同社會形態如何重塑其與自然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類活動在推動這一關係變遷中的能動作用^[1]。

齋藤通過系統比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各自著述,包括馬克思未刊筆記及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時所做具體改動的實例,揭示二人之間的理論分歧。就此而言,齋藤與其代謝斷裂學派的同儕之間存在微妙出入,後者大多傾向於維護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而對二人之間的所謂差異有所淡化。例如,福斯特近期便對齋藤書中的這一論斷提出了批評。齋藤的部分論據基於恩格斯對《資本論》的一處編輯改動:恩格斯刪去了馬克思原文中一處『自然新陳代謝』的表述,由此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遮蔽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生態批判的某些內容^[2]。然而,福斯特認為這一改動並不具有決定性的理論意義,因為恩格斯在文本的其他位置仍保留了『自然新陳代謝』的提法。此外,福斯特指出,恩格斯關於自然報復的論述與代謝斷裂的分析框架並不相悖,兩者均指向同一理論判斷,即資本主義在瓦解自身自然基礎的過程中,生態危機的爆發具有內在必然性^[3]。

此外,筆者以為齋藤過度倚重恩格斯晚期著作以支撐其論證,這一點頗可商榷。在恩格斯早期著述中,尤其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一書,他已多次觸及城市工人階級生活的生態維度,揭示汙染與廢棄物如何在工人居所與勞動場所中營造出既令人厭惡又危及健康的生存環境。例如,倫敦的街道『粗糙、骯髒,堆滿動植物腐殖質,缺乏排水溝與陰渠,而代之以汙濁的死水潭』^[4]。此類主題在恩格斯後來的著述中亦有延續,如《論住宅問題》(1872)便再次回到衛生條件惡劣與傳染病蔓延等議題。在恩格斯的這些論述中,已可見城市政治生態學的思想雛形。他所採取的分析路徑,確認了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深刻改變,此種改變完全可以在代謝斷裂的理論框架下加以把握;他同時表明,這種人與自然環境關係的重塑又如何反作用於人類生活本身,尤其是侵蝕了工人獲得健康生活的可能性。恩格斯還隨著對新興病菌傳播理論的汲取,日益精到地揭示了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如何助長了傳染病的擴散^[5]。這一點固然可以納入『自然報復』的解釋範疇,但此種『報復』所針對的,實則是資本為追逐利潤而將工人階級的健康需求棄之不顧的運作邏輯,而非某個文明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不足所致。更為重要的是,恩格斯那些具有明確生態關切的作品,確實體現出一種將政治經濟學分析與生態學視角加以整合的理論自覺,並試圖以經驗實證的方式考察不同社會組織方式的生態後果,這與馬克思通過剖析掠奪式農業所展開的分析路徑並無二致。恩格斯無疑會贊同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能夠反抗自身生態境遇的判斷。因此,筆者認為,將恩格斯的生態思想簡化為『支配自然』或『自然報復』之類的籠統概括,有失公允。

五、馬克思是去增長思想家嗎?

齋藤認為,馬克思日益關注資本主義社會的優先取向如何導致其與自然新陳代謝發生衝突,並據此推斷馬克思晚年已成為一名『去增長共產主義者』。當然,馬克思本人不會使用『去增長』這一術語。然而,這一思維方式在激進左翼及社會運動人士中已產生廣泛影響。對許多人而言,在一個有限的地球上追求指數

[1]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9–61.

[2]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4.

[3] Foster, J. B. (2023). Engels and the second foundation of Marxism. *Monthly Review*, 74(12), 2–14.

[4] Engels, F. (2009).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London: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5)

[5] Royle, C. (2021a). *Engels as an ecologist*. In T. Carver & K. Saito (Eds.), *Engels in the 21st century: Re-examination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的經濟增長,其不可持續性似乎是一種直觀的判斷。例如,通貝裏曾呼籲聯合國放棄增長:『我們正處於物種大滅絕的開端,而你們所談論的卻只有金錢和永恒經濟增長的神話』^[1]。盡管如此,將馬克思界定為去增長共產主義者的論斷,無疑將在生態左翼內部引發激烈爭論。例如,持不同生態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胡伯便將去增長描述為『某種緊縮』^[2]。胡伯認為,去增長因其側重於商品的分配而非生產領域,而生產領域恰恰是工人可能組織起來的地方,因而更易吸引中產階級的環保主義願景。

去增長概念本身存在多種理論變體。但總體而言,去增長論者的核心關切在於減少經濟系統中的能源與物質吞吐量:『去增長是一種有計劃地減少能源與資源吞吐量的方案,旨在使經濟與生命世界重新達成平衡,同時減少不平等並改善人類福祉』^[3]。這意味著一種認識:社會無法在持續增加能源與資源消耗的同時,指望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或守住其他『地球邊界』。去增長的主張與所有主流經濟思維的優先取向背道而馳。在英國,無論是工黨、保守黨還是大多數工會領袖,都呼籲更多的經濟增長,盡管其修辭方式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去增長是一個激進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現狀的延續無法兼容。許多人像齋藤一樣,認為去增長與社會主義之間存在諸多共通之處^[4]。因此,去增長通常與『綠色增長』的構想形成對照,後者意味著資本主義在基本延續既有模式的同時,借助技術手段試圖減輕其對環境的損害,並將其塑造為資本逐利的新場域^[5],埃隆·馬斯克的電動汽車超級工廠便可謂一個極端的例證。

經濟增長通常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衡量指標,即一國在特定時期內所交易的全部商品與服務的市場價值總和。據此,去增長往往被理解為以降低 GDP 增長率為直接目標。然而,去增長『並非旨在減少 GDP』^[6]。事實上,去增長論者承認,對 GDP 的關注本身遮蔽了物質與能源被商品化的深層過程。GDP 看似為非物質性指標,但國家追求 GDP 增長的根本動因在於擴大消費支出,而這必然意味著能源與物質吞吐量的相應增加。正如非主流經濟學家所反複指出的,GDP 並非衡量社會福祉的有效指標。若交通事故增多,只要因此帶動維修行業的就業擴張,GDP 反而會相應上升^[7]。若接受去增長論者的論證,則 GDP 增長與環境損害之間的『脫鉤』便不可能實現,而這恰恰是『綠色增長』倡導者所秉持的核心信念^[8]。因此,盡管 GDP 並非去增長關注的核心對象,去增長政策的推行仍可能引致 GDP 增長率下降,甚至 GDP 總量本身出現縮減。

去增長的討論往往始於對生態系統崩潰的反思,與此同時,去增長理念亦致力於提升人類福祉,常與各類替代性生活模式相結合,例如全民基本收入制度。該制度可配合有計劃地縮短勞動時長,並以更為理性的方式重構人們的職業生涯。齋藤認同當代一眾去增長理論學者的觀點,認為標準周工作時長可縮減至 15 至 25 小時,並建議那些髒亂或枯燥的重複性強且缺乏價值的工種,若無法完全取消,可應當在全體民眾中平均分配讓所有人輪流分擔^[9]。例如,社會全體成員可輪流承擔公共區域保潔等工作。社會可以摒棄大衛·格雷伯所言的『無意義工作』;這類工作無法創造任何實用價值,從業者自身也清楚,其工作內容基本不具備實際意義,唯一作用只是為資本所有者創造利潤。去增長理論的批評者指出,經濟中某些領域非但不應縮減,反而應加大投入。但大多數去增長論者同意,某些經濟領域可以允許增長,例如社會照護部門,其

[1] Cassidy, J. (2020, February 3). Can we have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The New Yorker*.

[2] Huber, M. (2023, July 10). The problem with degrowth. *Jacobin*.

[3] Hickel, J. (2021). What does degrowth mean? A few points of clarification. *Globalizations*, 18(7), 1105–1111.

[4] Löwy, M. (2023). Nine theses on ecosocialist degrowth. *Monthly Review*, 75(3), 154–159.

[5] Schmelzer, M., Vetter, A., & Vansintjan, A. (2022). *The future is degrowth: A guide to a world beyond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6] Hickel, J. (2021). “What does degrowth mean? A few points of clarification.” *Globalizations*, 18(7), 1105–1111, p. 1106.

[7] Schmelzer, M., Vetter, A., & Vansintjan, A. (2022). *The future is degrowth: A guide to a world beyond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8] Huber, M. (2022). *Climate change as class war: Building socialism on a warming planet*. New York: Verso.

[9]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溫室氣體排放相對較低^[1]。部分學者還提出,全球南方國家理應享有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空間。去增長理論的核心倡導者賈森·希克爾就曾表示,倘若保障全球南方國家的公平權益『必然要求經濟增長,那麼增長便是可取的』。然而,學界對於『發展』的具體內涵尚未形成統一共識:去增長策略是否僅適用於全球北方國家,從而為全球南方國家預留增長空間?抑或是我們需要構建一種全新的、超越傳統發展模式的美好生活圖景,以惠及世界絕大多數人口^[2]?

齋藤著作的最後數章對馬克思的『去增長共產主義』進行了系統勾勒,並涉及上述若干議題。該部分尤其值得關注頗具啟發性的是,齋藤專門討論了馬克思對非西方社會中替代性社會組織形式的重視。例如,馬克思曾深入研究俄國農民公社,即『米爾』或『村社』制度。齋藤認為,在此類農村公社中,勞動以集體方式進行,勞動產品亦得到平等分配^[3]。馬克思通過研究這些社會形態並與俄國知識分子展開論戰,例如與俄國活動家維拉·查蘇利奇那封著名的通信,馬克思顯然認識到,公社社會優於資本主義。此類社會可以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而無需經歷破壞性的資本主義中間階段。由此,馬克思摒棄了其早期關於歷史線性發展的理解,同時也拋棄了早年的歐洲中心主義,即以歐洲理想為尺度衡量所有非歐洲社會,不僅承認非歐洲社會形態之間存在差異且需要具體分析,更進而提出俄國革命實際上可能激發西方的鬥爭,而非代表一種落後於西方的社會形態^[4]。這些論點使得齋藤的著作在構建一種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方面具有理論吸引力,或可引發氣候正義運動者的共鳴。這進一步凸顯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顯而易見的差異。如前所述,恩格斯的著述暗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能夠通過不斷擴展的科學知識實現對自然的支配,但若前資本主義社會已采取可持續的實踐,則未必需要掌握同樣的知識^[5]。

然而,齋藤著作中直接回應當代去增長爭論的內容相對有限。事實上,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構想直接對應於當代『去增長』術語,本身便存在難以回避的困難。正如 Schmelzer 等人 (2022)^[6]所指出的,去增長思維還傾向於包含對增長意識形態的批判。自 20 世紀 50 年代初起,世界各國逐漸將經濟增長視為首要政策目標;這一轉變建基於 20 世紀 30 至 40 年代經濟學理解的一次更早轉型,政策制定者與公眾開始將『經濟』理解為一個『自足的總體,貨幣流動在其中調節著國家邊界內商品與服務的生產、分配與消費之間的關係』^[7]。實現經濟增長既是西方也是蘇聯的目標,二者在非殖民化時代均向全球南方的潛在盟友提供經濟增長的前景。馬克思身處 19 世紀,無法預見或理解增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會以這種方式獲得霸權地位。因此,盡管其晚期著作確實揭示了資本主義對待自然世界的非理性,並表達了以更合理的方式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關係的願望,但這與當下通常理解的『去增長』主張並非同一回事。

這或許看似一種顯而易見的批評,但它揭示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去增長理論之間的一個關鍵差異。在馬克思的視野中,問題並不在於增長本身。資本主義與自然之間不可持續關係的根源,在於資本家通過僱傭並剝削工人勞動力以實現利潤積累的內在驅動。資源物質吞吐量的增長,是資本家追求更大利潤這一需求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對去增長持同情立場的馬克思主義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十年前關於去增長的一次討論中對此區分作出了精當的表述:『生態鬥爭……不能僅僅以抽象的去增長

[1] Hickel, J. (2020).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 Escobar, A. (2015). Development, critiques of. In G. D'alisa, F. Demaria, & G. Kallis (Eds.),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pp. 29–32). Oxon: Routledge; Spash, C. (2020). A tale of three paradigms: Realising th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169, 106518.

[3]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6.

[5]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Schmelzer, M., Vetter, A., & Vansintjan, A. (2022). *The future is degrowth: A guide to a world beyond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7] Schmelzer, M., Vetter, A., & Vansintjan, A. (2022). *The future is degrowth: A guide to a world beyond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p.

為目標,而應更具體地指向去積累,即脫離一種以無休止資本積累為目標的體系的轉型」^[1]。經濟學家克萊夫·斯帕什則持略有不同的立場,批評去增長在脫離主流經濟學思想的概念基礎方面尚不夠徹底。例如,當某些與去增長運動相關的論者主張在受限條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市場運作時,他們未能認識到這必然會導致增長。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市場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實現投資回報。穩態的市場經濟並不存在^[2]。

六、結論

齊藤的著作內容翔實、結構嚴密,全書貫穿一條清晰連貫的論證主線。因此,在本評論中,若僅就其中某一孤立部分加以討論,而不涉及其與整體論證的關聯,則難以充分把握其理論意涵。齊藤所提出的每一個論點的成立,皆依賴於書中其他部分所討論的概念框架,而這些概念本身亦需加以辨析,方能理解其整體思路的推進邏輯。例如,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係的討論,便不僅僅是歷史或傳記層面的問題,而是揭示了馬克思將新陳代謝概念整合進其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理論計劃的關鍵環節,以及這一計劃何以被『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所遮蔽。如果我們接受齊藤關於恩格斯更側重於理解和控制自然規律以滿足人類需求的判斷,便能理解這一取向如何深刻影響了齊藤所批評的那種強調工業化的傳統馬克思主義。通過對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係的系統梳理,齊藤表明新陳代謝概念如何能夠深化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理解,並為其所期望的、在當代產生更大影響的生態批判提供理論資源。

齊藤關於去增長的論述或將成為最具爭議的部分。去增長論者在形式上的判斷是正確的:社會不可能在持續擴大化石燃料使用的同時避免更具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他們關於縮短工作周、提升生活質量的方案顯然頗具吸引力。但齊藤走得更遠,他斷言增長存在更為普遍的限度。據齊藤所言,存在『獨立於人類意志的地球邊界』^[3],這些邊界限制了社會主義使物質豐裕達到『近乎無限』的可能性,從而使『工人階級無法享受沒有自然限制的同樣奢侈的生活』(p. 229)。本評論主要圍繞新陳代謝理論來討論齊藤的工作,因為齊藤本人亦認為新陳代謝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核心^[4]。然而,他的著作對與之相關的代謝斷裂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構成了挑戰。在某種意義上,該書更令人想起特德·本頓等人的思路,強調重新審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預設,並凸顯資本主義的要求與自然世界所設限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齊藤在第15頁簡要且贊許地引用了本頓關於『自然限制』的文章,二者的區別在於,本頓認為馬克思從未承認自然限制,而齊藤則認為馬克思在晚年最終認識到了這一點)。

齊藤運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與生態思想,參與了一場關於未來社會主義或『後資本主義』社會應有形態的討論。『復興馬克思關於後資本主義的生態願景,旨在豐富圍繞人類世的話語星座,將這一新的地質學概念與當代政治經濟學、民主和正義等超越地球科學範疇的議題相連接』^[5]。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更擅長診斷既有制度的弊端,而在提出資本主義之後可能取而代之的建設性方案方面則相對薄弱。但齊藤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與19世紀的烏托邦思想家展開辯論,後者對其所期望的世界形態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構想。齊藤重視烏托邦主義,因其能夠提出激進的替代方案,而非將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要素自然化^[6]。

然而,此論忽略了馬克思主義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在恩格斯著名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

[1] Foster, J. B. (2011). Capitalism and degrowth: An impossibility theorem. *Monthly Review*, 62(8), 26–33.

[2] Spash, C. (2020). A tale of three paradigms: Realising th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169, 106518.

[3]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

[5]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

[6] Saito, K. (2022).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37.



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1880)一文中,他將空想主義與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相對照。恩格斯在此重申了他與馬克思早期的判斷,即生產力的發展如何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這一矛盾創造了條件——包括將工人聚集起來並鼓勵其合作——使無產階級得以奪取政治權力,最終為一種無階級差別的社會形態的出現奠定基礎。關鍵在於,這種轉變將由資本主義自身所創造的經濟條件所推動,而非源於空想社會主義者『廢除這些階級的單純意願』——無論他們對現存社會的不公有多麼深刻的認識。由於這篇小冊子出自晚年的恩格斯之手,齋藤對其不感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盡管我們可以批評恩格斯的某些表述,他的思維方式在當代社會主義者的討論中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去增長往往最為薄弱之處,在於提出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基於去增長共產主義原則的社會過渡的策略。相比之下,馬特·胡伯等人的長處在於展示了工人階級如何在當下組織起來,並以具體實例說明生態議題如何與當下的工會鬥爭相互交織^[1]。在這場生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中,目前尚無明確的出路。筆者亦非完全贊同胡伯的立場,尤其是他對核能等技術的強調。然而,似乎完全可以在不陷入『發展是線性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或『工人只會在經濟危機面前才奮起反抗』等決定論陷阱的前提下,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為階級鬥爭所創造的客觀條件。馬克思以植根於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方法,致力於揭示資本主義如何作為一個動態且充滿矛盾的體系運轉。如果我們舍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要素,便忽視了理解這一體系運行方式及其危機傾向的一個重要維度。

盡管筆者對齋藤在構建其反論時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刻畫方式持有上述保留意見,但仍認為該書在社會主義與生態崩潰的討論中作出了極具價值的學術介入,且確信今後將不斷回訪其諸多切中肯綮的論證。該書的重大貢獻在於駁斥了那種認為馬克思持反生態立場且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視野的流行觀點。齋藤摒棄了那種有時被歸諸馬克思主義者的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的線性進步觀念,這無疑是該書的真正優勢所在,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得不反複申辯其理論並非決定論。因此,齋藤所描繪的那個更為成熟的馬克思,認識到需要創造性地思考未來社會如何與其自然環境共存的形象,是令人歡迎的。同時,能夠切實地追蹤馬克思(及恩格斯)思想在其一生中的發展演變,亦令人耳目一新。將他們的所有著述奉為圭臬,對當代社會主義者而言,既無必要,亦無裨益。

(Editors: ZOU Ling & JIANG Qing)

[1] Huber, M. (2022). *Climate change as class war: Building socialism on a warming planet*. New York: Verso; Empson, M., & Gibson, P. (2023). Karl Marx's 'degrowth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80).